



# 特德·休斯诗歌研究

陈红 著

TIDE XIUSI SHIGE YANJIU



中华书局  
北京

# 特德·休斯诗歌研究

陈 红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德·休斯诗歌研究/陈红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622-6863-5

I. ①特… II. ①陈… III. ①休斯,T.(1930~1998)—诗歌研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5931 号



作 者:陈 红

责任编辑:胡彬慧 刘晓嘉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邮箱:[hscbs@public.wh.hb.cn](mailto:hscbs@public.wh.hb.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00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5.25

版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4.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 缩写词表

休斯部分作品名称缩写表(旁注部分):

<i>BL</i>	<i>Birthday Letters</i>
<i>CB</i>	<i>Cave Birds</i>
<i>CP</i>	<i>Collected Poems</i>
<i>C</i>	<i>Crow</i>
<i>G</i>	<i>Gaudete</i>
<i>HR</i>	<i>The Hawk in the Rain</i>
<i>L</i>	<i>Lupercal</i>
<i>TB</i>	<i>Three Books</i>
<i>WW</i>	<i>Wolfwatching</i>

其他缩写(注释部分):

- TH-Ted Hughes
- BL-British Library
- Mss-Manuscripts

#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编 休斯早期诗歌	13
第一章 《雨中鹰》——自然的活力	15
第一节 动物的力量	17
第二节 荒原的冷酷	23
第三节 爱情的滋味	24
第四节 人类的狂妄	27
第五节 战争的伤痛	29
第二章 《牧神集》——暴力的阴影	33
第一节 难驯的野性	34
第二节 黑暗的世界	42
第三节 极限的生命	44
第四节 繁衍的神话	47
第三章 野性的力量	51
第一节 宇宙能量	51
第二节 动物图腾	54
第二编 休斯中期诗歌	59
第四章 《乌鸦》——创世的秘密	61
第一节 乌鸦的出生	63
第二节 乌鸦的成长	64
第三节 乌鸦的精神	80
第五章 《沉醉》——灵与肉的分裂	83
第一节 懦弱的男人	85
第二节 饥渴的女人	87
第三节 拉姆的救赎	89
第四节 全在女神的召唤	93
第六章 《洞穴鸟》——灵魂的升华	100
第一节 公鸡的审判	102
第二节 乌鸦的毁灭	104

第三节 人类的救赎·····	108
第七章 探险的神话·····	113
第一节 心理探索·····	113
第二节 捣蛋鬼神话·····	115
第三编 休斯中后期诗歌·····	119
第八章 《摩尔镇日记》—— 生命的苦难 ·····	121
第一节 四季的考验·····	122
第二节 沉重的生命·····	124
第三节 朴实的生活·····	128
第四节 不舍的田园梦·····	130
第九章 《埃尔默废墟》和《望狼》—— 历史的启迪 ·····	133
第一节 荒原里的战士·····	134
第二节 废墟中的僵尸·····	137
第三节 悲伤的灵魂·····	143
第四节 危机中的生命·····	145
第十章 《河流》—— 自然的律动 ·····	149
第一节 令人担忧的河流·····	150
第二节 生机勃勃的河流·····	152
第三节 神圣的连接·····	156
第十一章 回归的感动·····	163
第一节 回归自然·····	163
第二节 社会生态·····	165
第四编 休斯晚期诗歌·····	169
第十二章 《随想曲》—— 被疏离的过去 ·····	171
第一节 红颜祸水·····	171
第二节 身份之痛·····	176
第十三章 《生日信札》—— 被唤醒的记忆 ·····	180
第一节 暗自倾慕·····	182
第二节 相识之初·····	184
第三节 婚姻的学徒·····	187
第四节 无法抵达的彼岸·····	191
第五节 婚姻之伤·····	196
第六节 生者之痛·····	206



第十四章 自我的忏悔·····	209
第一节 个体的责任·····	209
第二节 命运的力量·····	211
结语·····	214
注释·····	221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38

## 引 论

特德·休斯 (Ted Hughes, 1930-1998) 是英国当代杰出作家, 已发表的著作逾百部, 大部分为诗集, 其余包括剧作、译著、故事、文学评论和杂谈。作为桂冠诗人, 休斯的创作反映并影响着当代英国的主流文化。在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 他通过重返自然、神话及个人内心世界, 在看似“步出历史”的举动中, 深入探究了 20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在自然、宗教及人类的自我认识等方面所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休斯在本世纪初已然成为世界范围内公认的 20 世纪的重要诗人之一。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对于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 使得他的影响力进一步持续到了 21 世纪。2011 年 12 月 6 日, 休斯的纪念碑被放置在伦敦西敏寺诗人角。从此, 诗人休斯获得了与他尊崇的 T. S. 艾略特 (T. S. Eliot)、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和布莱克 (William Blake) 等一众前辈诗人同等的经典地位。



特德·休斯于 1930 年 8 月 17 日出生在西约克郡的一个名叫麦特莫伊德的小村庄。从他家所处的平顶房望出去是大片荒废的土地, 远方高处有片片农田, 更远处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房屋背后一街之隔便是运河以及运河上的一座连接整个凯尔德河谷地区交通要道的石桥。在这个纵深的山谷中, 公路、铁路、河流和运河密集交错, 其间散布着许多工厂和磨坊。这些 18 世纪、19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已显出明显的衰败迹象。休斯在八岁以前一直生活在麦特莫伊德, 那里的环境对他的成长以及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 那里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他对乡村生活的热爱, 尤其是对野生动物的痴迷; 另一方面, 那些随处可见的工业化遗迹让年幼的休斯也不免有一种压抑感, 感觉自己仿佛“与幸存者一起, 生活在废墟之中” (Hughes, *Elmet* 11)。这种弥漫于整个河谷地区的压抑感还来自于二战期间其所遭受的巨大的人口损失。从休斯幼年的经历中, 我们不难寻觅到一些创作的源泉, 比如他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 始终关注自然, 关注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关注并谴责战争所暴露出的人性中的非理性力量给自然及人类本身带来的伤害。不难看出, 诗人幼年的生长环境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并成为其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

休斯在八岁那年随全家一起搬到南约克郡的一个名叫麦克斯伯勒的煤矿小





镇。那里同样有着河流、湖泊、农场和树林。休斯在幼年时随其兄长杰拉德(Gerald Hughes)漫步林间和荒原时培养出的对于狩猎的热爱,在这里愈发高涨起来。他与附近一处庄园的猎场看守员的儿子一起打猎垂钓,并开始通过阅读父亲的小书报摊上卖的杂志来丰富自己有关野生动物的知识。但在十五岁那年,他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包括下套和射杀的举动是一种残忍的方式,于是便放弃了狩猎,转而关注动物的内在世界以及它们的生存环境。对这一转变的了解和认识,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休斯作品中出现的动物形象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现实与象征两个层面的意义,理解诗人在其中后期作品中表现日益突出的生态意识以及他对动物保护和水资源保护等诸多环保活动的实际参与。

作为在一个大家庭里出生的孩子,休斯所受的来自家庭的影响自然不容忽视。他的母亲依迪斯(Edith Hughes)是一个名叫费勒(Ferrer)的诺尔曼家族的后裔。当年在麦特莫伊德时,依迪斯的四个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家庭也都生活在那里。如此紧密的家族亲情让休斯在多年后仍倍感怀念,并写下多首家庭诗,收录在《埃尔默废墟》一书中。休斯童年时极其依赖比他年长十岁的哥哥杰拉德。即便杰拉德在全家搬去麦克斯伯勒后,独自去到德文郡工作,后又移民澳大利亚,休斯始终盼望着与哥哥的团聚。正如诗集《埃尔默废墟》里的一首题为《两个人》的诗所表现的那样,童年时追随哥哥的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留给他的天堂般美好的回忆,而他对哥哥的思念也正反映了他对美好童年的怀念。其实与哥哥杰拉德相比,姐姐奥尔文(Olwyn Hughes)对休斯的影响更大。姐弟俩念同一所小学和中学,年长两岁的奥尔文成绩优异,一直是休斯学习的榜样和引路人。休斯姐弟对文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得归功于他们的母亲。依迪斯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经常买书给他们阅读,她本人喜欢诗歌,尤其喜欢华兹华斯。她还经常编故事给他们听,偶尔还会让自己那早逝的姐姐的鬼魂出现在故事中。这或许是休斯后来对神秘学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休斯的父亲维廉姆·亨利·休斯(William Henry Hughes)于一战时期奔赴加利波里战场,是著名的兰卡郡兵团总共一万七千多名官兵中幸存的十七人之一。战争留下的痛苦记忆不仅让父亲噩梦缠身,也让年幼的休斯深感恐惧。之后随着德国二战集中营的陆续曝光,休斯进一步形成了自己关于战争暴行的想象。其作品中的战争便是诗人的想象与他通过父亲获得的有关战争创伤的亲身体验相结合的产物。

对于休斯而言,学校教育对他的影响并不亚于其家庭。休斯十一岁那年考进了麦克斯伯勒文法学校。这所学校专门招收来自南约克郡矿区的学业突出的孩子。休斯对于写作的热情就得益于学校老师的鼓励。十三岁那年他因为在课堂上读到了《丛林故事》而对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产生兴趣,随后去图书馆搜寻到了他的诗集。那段时期对休斯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英文老师约

翰·费希尔 (John Fisher), 他把少年休斯的作品发表在学校的杂志上, 还推荐 T. S. 艾略特和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等作家的作品给他阅读。休斯在中学时期接触到的作家还有叶芝 (W. B. Yeats)、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和劳伦斯 (D. H. Lawrence) 等人; 他对劳伦斯尤其熟悉, 几乎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与此同时, 姐姐奥尔文获得了高等学校英国文学证书的荣誉, 成为麦克斯伯勒文法学校引以为傲的天才。或许是姐姐的榜样力量, 或许是那些经典作品的触动, 休斯回忆说, “我在十六岁时就只想成为一个作家, 而我想写的无疑是诗歌” (Letters 725)。

1948年, 休斯赢得了剑桥彭布鲁克学院的奖学金, 攻读英文专业。这个机会的得来也部分得益于他的老师费希尔的努力, 是他把休斯的一些诗歌寄给了学院, 为休斯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不过在开始大学学业之前, 休斯必须服满两年兵役。两年中, 休斯基本上都呆在约克郡北部荒原里的一个雷达站。他在那里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莎士比亚的同时, 看草儿慢慢长高” (Sagar, Art 8)。难怪我们可以在休斯早期诗歌中看到莎士比亚诗歌的节奏和表达方式, 而我们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则可以发现莎翁钟爱的主题。此外, 休斯还熟读斯宾塞 (Edmund Spenser)、弥尔顿 (John Milton)、哈代 (Thomas Hardy) 和包括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 在内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大部分作品。罗伯特·格雷夫斯 (Robert Graves) 的《白衣女神》也为他所熟知。休斯满心希望在剑桥大学英文系的学习能使他收获满满, 帮助他更快地成长为一名作家,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他所愿。一方面, 他不习惯身处于一大帮傲慢的公立学校的毕业生当中; 另一方面, 他深感老师强调的文本细读的学习方式有损他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尽管如此, 休斯依然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学业, 他的成绩至少中等偏上。他能大段地背诵布莱克和霍普金斯的作品, 对许多诗人如狄兰·托马斯 (Dylan Thomas) 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所有这些都给他的同学们和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在经历了两年让休斯倍感失望的英国文学的学习后, 他于第三年转学考古与人类学, 而促成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正是后来被写进《神思狐狸》一诗的那个著名的梦。梦中的狐狸代表着年轻诗人那亟待被释放的创作激情, 而在他重新找到创作灵感的同时, 诗人开始重拾少年时业已培养起的对于民间故事的热爱。他明白了神话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地位, 了解到原始社会中萨满教巫师、吟游诗人及说书人等所具有的愈合心灵的作用。于是他将其所学不断深化, 使之成为内心的一种信仰, 随后将其贯穿于自《沃德沃怪物》之后的作品当中。休斯在大学毕业后做过些零工, 期间一直没有放弃写诗。他从大学四年级开始在剑桥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 毕业一年多以后又和老同学一起策划创办了文学杂志《圣巴托夫评论》。1956年2月26日在为创刊举行的晚会上, 他遇到了普拉斯。

休斯一生共有两段婚姻三个爱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他与普拉斯的第一段婚姻。普拉斯于1955年10月以福布莱特学者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她在剑桥的一份学生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吸引了休斯和他的诗人好友的注意。两人在《圣巴托夫评论》的创刊晚会上首次相遇并一见钟情。经过了一段短暂的热恋之后，两人不到四个月结了婚。婚后他们把家安置在剑桥的埃尔提斯利大街第55号的底层；也就是在那里，普拉斯开始陆续地把她和休斯的诗歌送出去发表。其间由她经手整理的休斯的四十首诗歌赢得了哈伯兄弟公司的出版大奖，1957年以《雨中鹰》为题结集出版，并获惊人好评。在谈到《雨中鹰》的成功时，休斯认为是他在那段时间接触到的美国诗歌帮助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从而使他走出了自1949年写成诗歌《歌曲》到1955年创作《神思狐狸》之间六年的尴尬期。当然，休斯与普拉斯这两位天才诗人之间的合作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互推荐各自欣赏的诗歌，分享彼此的梦想，还时常玩塔罗牌和通灵牌游戏的方式来寻找创作灵感。

1957年6月，休斯随普拉斯回到美国，在其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两人先后分别在史密斯大学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执教，但都因教书妨碍了创作而选择放弃。随后他们搬到波士顿市中心的柳树街9号，开始了自由作家的生活，但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由生活并未给他们带来期待已久的诗情勃发，相反两人都遭遇了创作瓶颈。工作上的不顺也影响到了他们的感情生活。1959年底夫妇俩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格兰。1960年3月休斯的第二部诗集《牧神集》出版，立即获得了当时的权威评论人阿尔维兹（Al Alvarez）的盛赞。之后休斯便开始不断接到为英国广播公司朗诵、录音和写作的邀请。此外他还应邀为许多新书写书评，甚至连文坛巨匠艾略特和其夫人都向休斯夫妇发出了晚宴邀请。此时的休斯正可谓春风得意。

1961年8月，在女儿弗里达（Frieda Hughes）只有一岁多，而普拉斯又再次怀孕的情况下，休斯举家搬到德文郡北陶顿村的一处名为“绿庭”的住所。当时的休斯工作十分繁忙，经常需要到伦敦录节目，他们家也会偶尔接待一些来自伦敦的朋友。1962年5月的一个周末，诗人戴维·韦维尔（David Wevill）和他的妻子爱莎（Assia Wevill）应邀来绿庭拜访。也就是在那次聚会上，休斯爱上了爱莎，两人不久便有了私情。大约两个月后，休斯的私情败露，被普拉斯逐出绿庭。次年2月普拉斯在她伦敦的寓所自杀身亡。普拉斯之死在英美文学界掀起的轩然大波让休斯难以招架，也迫使他长期选择以沉默来应对外界对于他的种种猜测和指责。他写诗回忆他与普拉斯的往事已是十余年之后，而最终完成这段历史的回顾并把这些诗结集出版则是在三十多年后，在诗人去世前的几个月。《生日信札》因此成为诗人的最后一部作品，同时也是他的被众多评论者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品”<sup>①</sup>。

普拉斯死后，休斯顶住各方压力继续与韦维尔交往，甚至曾经与她的女儿苏拉（Shura）一同在绿庭居住了数年。在最初的大约三年时间里，休斯几乎无法静心创作。1966年初，休斯与韦维尔和三个孩子一起在爱尔兰度过了数月平静的生活。之后，休斯恢复了常态，于1967年2月完成了《沃德沃怪物》的初稿。此时，距离他上一部作品已过去了七年之久。在此前后，休斯做出了两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对开放英国诗坛、促使其接受国际诗风有着不可磨灭之功。首先，1965年，他与大学时代的好友丹尼尔·韦森伯特（Daniel Weissbort）一起创办了期刊《现代诗歌翻译》，向英国读者介绍他推崇的欧洲大陆诗人。接着，1967年，他担任在爱尔兰伯特大厅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诗歌节的导演，作为导演之一，亲自为许多节目撰写说明。经历了以运动派诗人为代表、以拉金（Philip Larkin）对“国外”的嘲笑为特点的故步自封的50年代之后，英国诗坛似乎正迎来一个崭新的、更加开放的时代，而休斯通过他的不断努力，不单为英国诗坛也为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寻找到了新的力量源泉。在这项工作中，韦维尔的多民族背景及其语言才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1968年她就曾协助休斯翻译了以色列诗人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的诗集。

其实，在休斯与韦维尔相处的这几年里，他们的家庭生活远非平静。在休斯父母与他们同住的日子里，韦维尔与休斯的父亲严重不合。之后随着普拉斯的诗集《爱丽尔》的出版，韦维尔越来越感觉到普拉斯日益高涨的声誉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她觉得自己正被当作普拉斯之死的罪魁祸首而受到世人诅咒。与此同时，她与休斯之间也是矛盾连连。1969年3月的一天，在极度压抑与绝望之中，韦维尔带着她年仅四岁的女儿一起命赴黄泉。在此事件之后，休斯在写给姐姐奥尔文的一封信中称韦维尔是他“真正的妻子”，并在1970年版的《乌鸦》的作者献辞中写道：“谨此纪念爱莎和苏拉。”在韦维尔死后不足两个月，休斯的母亲也在约克郡的家中辞世。

1970年8月，休斯从家乡返回德文郡后娶了护士卡罗尔·奥查德（Carol Orchard）为妻。同年出版的诗集《乌鸦》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休斯一方面通过《现代诗歌翻译》把欧洲诗歌推荐给保守的英国读者，另一方面也帮助自己跻身欧洲主要诗人之列。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休斯的第二次婚姻让他在享受稳定的家庭生活的同时，也进入一个创作的高峰期。他接连发表了四部题材和风格迥异的重要作品。因韦维尔之死而未能完成的《乌鸦》经过重新构思之后，以一个新的神话叙事组诗的形式出现，题名《洞穴鸟》（1978）；休斯将一个酝酿已久的电影剧本改编成一部不同凡响的长篇叙事诗《沉醉》（1977）；为表现凯尔德河谷的地貌与文化，休斯与摄影家费·高德温（Fay Godwin）一起，经过多年努力，最终圆满完成《埃尔默废墟》（1979）一书；休斯将自己在摩尔



镇农场的劳作经历以日记诗的形式记录下来，发表在题为《摩尔镇》（1979）的诗集中。1973年，休斯买下摩尔镇后，就将它交给曾是农场主的岳父杰克·奥查德（Jack Orchard）打理。1976年，岳父去世后，休斯不再参与农场的事务，直至1997年将其出售。休斯写的几首纪念岳父的诗是《摩尔镇》中最打动人心的作品。

20世纪70年代，休斯在英国本土已是公认的重要的战后诗人，并因此受到权势阶层的认可。1974年，休斯获女王诗歌金奖，1977年获OBE大英帝国勋章。如此，英皇室于1984年授予其桂冠诗人的头衔也就不足为奇，休斯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却让一些熟悉他内敛性格的人大感意外。其实在休斯看来，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因为对于同样也是人类学者的他而言，诗歌有着治愈心灵创伤的魔力；他把桂冠诗人看成是类似部落巫师的一种公共身份。用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话讲，休斯是希望借此身份来帮助英国人民建立起“与英国的地质、植物、历史和传奇故事中的现实之间的充满活力与想象力的联系”<sup>②</sup>。可见休斯是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诗人，其责任感主要体现在他对儿童教育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上。休斯第一阶段的儿童文学作品产生于1961年至1968年期间。其时，休斯正处于个人生活的混乱期，他通过为儿童写作一些童话诗或故事诸如《见见我家的人》（1961）、《鲸鱼如何诞生》（1963）和《钢铁侠》（1968）等，达到为自己疗伤的目的，同时也借助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与小读者们进行沟通。到了七八十年代，休斯的儿童文学创作具有了更清晰的目标，那就是教育下一代。他在发表于1976年的一篇文章《神话与教育》中强调，儿童的纯真具有“修正文化错误”的力量，并写道：“神话与传奇是柏拉图提倡的用以教育他的年轻公民的理想材料，它们可以被看做是对发生在内心力量与顽固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协调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记载”（*Winter Pollen* 149, 151）。尽管这些作品不全是神话，《四季歌》（1976）、《月亮铃》（1978）、《在北星之下》（1981）等作品也都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他在担任桂冠诗人之后完成的儿童作品包括《花与昆虫》（1986）、《早期世界的故事》（1988）和《钢铁女侠》（1993）。

休斯凭借其儿童文学作品实施的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生态教育。比如，《四季歌》把自然界生死兴衰的循环过程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态意识传输给它的读者；而分别发表于1968年和1993年的《钢铁侠》和《钢铁女侠》则以神话系列故事的形式把机器时代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到核心地位，后者更是直击工业废料所造成的环境危机。其实，休斯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由来已久，按他自己的说法，“我的绿色思想开始于幼儿期存在于我身边的一切事物”，而他所指的事物就包括他儿时常去钓鱼的两条被工业废水严重污染的河流（转引自Gifford, *Green Voices* 132）。但休斯真正地意识到生态问题的存在

是在十几年后，那时他在美国读到了《国家》杂志上有关科德角一带海域受到来自核废料的放射性污染的报道。与此同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揭露出一个被农药彻底毒害的美国。所有这些信息，加上他在40年代约克郡的河流中见证过的水污染现实，促使休斯在二十年后参与到一系列的地方环保活动当中。例如1983年，他协助组建了一个名为“托里奇行动组”的民间环保组织，目的在于对德文郡托里奇区一带河流的污水排放系统形成有效的公共干预体制。1985年，休斯还曾代表该组织在听证会上做精彩陈述，而该组织通过对当地排污系统的成功干预行动，最终促成了一个国家级水资源保护组织的成立。休斯对于水污染问题的关注充分反映在1983年出版的《河流》所收录的多首诗歌中。90年代以来，休斯越来越多地将自己作为桂冠诗人的政治影响力延伸到英国境内更大范围的河流保护活动中。比如，他曾是成立于1995年的“西部河流基金会”的首位受托管理人。由该基金会发展形成的“河流基金会组织”，现已成为英国国家级水质检测组织。除了积极参与水资源保护之外，休斯还投身到野生动物保护的运动当中。他曾创作诗歌《黑犀牛》来帮助筹集资金，以拯救濒临灭绝的非洲黑犀牛。像《黑犀牛》一样传达出明确的动物保护意识的诗歌构成了1989年出版的《望狼》一书中的动物诗的主体。休斯始终不忘把他的文学创作与环保实践相结合，正是基于他对文学所具有的教育功能的认识。1990年，他创立了“神圣地球戏剧基金组织”，意在通过戏剧比赛的形式，鼓励年轻一代剧作家将环保意识贯穿于他们的作品当中，从而达到将生态思想代代相传的目的。

## 二

休斯的诗歌创作贯穿其文学生涯的始末，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他十五岁开始写诗，十六岁时在中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批诗歌。大学期间，他在剑桥大学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诗作。但除了《美洲虎》以外，基本无个性可言。休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是从1956年开始的。那年他写作并发表了多首诗歌，后来被收录进《雨中鹰》中，其中即包括《神思狐狸》和《遭遇》等意境独特、语言精准传神的上乘之作。1957年《雨中鹰》的获奖和出版更是确立了休斯作为一个诗人的地位。1957年至1959年，休斯夫妇在美国期间，他发表了多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品的诗歌，如《对占用的呼唤》、《关于马的梦》、《狗鱼》、《乌鸦山》等。1960年3月，包含上列四首诗歌的《牧神集》正式结集出版，当月即获霍桑文学奖。应该说《雨中鹰》和《牧神集》构成了休斯早期诗歌的绝对主体，它们反映出诗人早期创作的特点：主题上表现为对自然和自然力的关注，尤其是对动物所代表的野性力量的张扬；语言上则显示出与主题相一致的力量感。



20世纪60年代对于休斯而言是个多灾的岁月，个人生活的动荡不可避免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负面影响。在《牧神集》之后的数年间，他只发表了一部针对成年读者的重要诗作，即《沃德沃怪物》（1967）。但在此期间，他进行的其他工作则是多方面的。60年代初期，休斯创作了多部广播剧和舞台剧剧本。1968年，由他翻译的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的名剧《俄狄浦斯》被导演彼德·布鲁克（Peter Brook）搬上舞台，休斯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能开始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此外，休斯还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了大量的录音节目，单是1960年到1965年期间，他就做了52次录音，内容包括他的演讲，他朗诵的由自己或他人创作的诗歌、故事和戏剧作品，以及一部分访谈节目。同样，在此期间，他还写出了多达30余篇文学评论文章。休斯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儿童写作。他在1961年至1968年间发表的6部儿童文学作品，足以让他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儿童文学作家。

就休斯的成人诗歌作品而言，《沃德沃怪物》是他早期诗歌与中期诗歌的连接点，标志着诗人的创作由内外世界兼顾的现实主义表现过渡到专注于内心世界的神话探索。休斯的中期作品主要包括《乌鸦》（1970）、《沉醉》（1977）和《洞穴鸟》（1978）这三部神话诗或诗剧。作为休斯神话系列作品的第一部，《乌鸦》实际上创作于1965年到1969年间。这是诗人自己最满意的“杰作”<sup>②</sup>，它在1970年发表之初所引起的轰动也要胜过除《生日信札》之外的休斯的任何一部作品。让诗人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这部代表他创作力巅峰的作品因韦维尔的悲剧事件而中途夭折，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沉醉》和《洞穴鸟》基本创作于1973年到1976年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乌鸦》在主题上的延续。如果说《乌鸦》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西方文明进程中一个愈演愈烈的问题，即理性力量对自然力量的伤害，《沉醉》和《洞穴鸟》则把这个伤害具体表现为男性对女性或男性原则对女性原则的伤害。这一改变应该与休斯刚刚经历的爱人和幼女的自杀事件以及母亲的死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可以被视为诗人对自身的错误行为所做的谴责和深刻反省。休斯在这四年间以相关神话主题创作出的诗歌作品还有《岩石上的普罗米修斯》（1973）、《零碎》（1978）以及《亚当和九只神鸟》（1979）。

20世纪70年代可谓休斯的丰产期，除了上述作品以外，他还完成了多部儿童剧和诗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尝试以神话的形式拷问人类灵魂的同时，也将目光重新转回到现实世界中的人与自然。70年代中后期，他完成并发表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主要作品有《四季歌》（1975）、《埃尔默废墟》（1979）和《摩尔镇》（1979）。其中，《摩尔镇》由三部分诗歌组成，只有“摩尔镇日记”这部分是纪实性的，另两个部分仍属于神话系列，典型地反映出诗人那个时期的作品在题材上的交叉性。进入80年代，休斯的作品表现出更趋一致的现实

关怀和更清晰的现实主义风格。《河流》(1983)、《摩尔镇日记》(1989)和《望狼》(1989)便是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在儿童文学方面,休斯80年代的作品以童话故事和诗歌为主。考虑到作品的题材,再结合实际创作时间,我们可以把休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主要诗歌作品视为一个偶有例外的整体,它们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休斯中后期诗歌回归现实的特点。

休斯的后期即90年代的诗歌作品延续了上一阶段的现实主义方向,只是它们表现的现实完全属于不同的范畴。90年代发表的《随想曲》(1990)、《生日信札》(1998)和《咆哮与低语》(1998)三部诗集都可以视为诗人在个人历史的范畴里所做的直面现实的努力。虽然这其中的一些诗歌的实际写作以及发表时间要早得多,比如《生日信札》里的两首诗早在1979年就已发表,但诗人选择在自己的晚年来完成所有相关的诗歌并将它们结集出版,说明他有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通过回忆过去,来实现对自我的一次最深刻的检讨和总结。事实上,晚年的休斯仍保持着极高的创作力和创作热情,除以上提及的诗歌方面的重大突破以外,他在儿童文学和文学评论这两个领域也杰作频出。1993年出版的《钢铁女侠》是童话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堪称休斯儿童文学的代表之作。文论方面,《上帝的舞者》(1992)和《莎士比亚与全在之女神》(1992)是休斯诗学的结晶,尤其是后者更代表了作为文论家的休斯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此外,他还出版文论集《冬日花粉》(1994)。但真正给休斯带来最多掌声的,或许还是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1995年至1999年出版的由他翻译的欧洲古典作品多达6部,其中《奥维德的故事》(1998)获得多项翻译大奖,并在次经蒂姆·萨普(Tim Supple)和西蒙·里德(Simon Reade)改编为一部成功的舞台剧。可以说休斯以丰富而不凡的作品,为自己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 三

在英美学术界,针对休斯诗歌的专题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由科思·萨格(Keith Sagar)完成的第一部专著《特德·休斯的艺术》(1975, 1978)。80年代,相关研究专著数量迅速增至8部,其中包括几部对后继的休斯研究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著作,如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和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合著的《特德·休斯——一个批判性研究》(1981),斯图亚特·赫希伯格(Stuart Hirschberg)的《特德·休斯诗歌中的神话》(1981)以及克雷格·罗宾逊(Craig Robinson)的《作为存在的牧羊人的特德·休斯》(1989)。90年代以来,休斯在英美文坛的地位愈加稳固。这期间4部有关他的专著相继出版,包括莱昂纳多·司奇杰(Leonard M. Scigaj)的《特德·休斯》(1991)、尼古拉斯·比肖普(Nicholas Bishop)的《再作诗歌:



特德·休斯与一个新批评心理学》(1991)、安·斯基(Ann Skea)的《特德·休斯:诗意的探寻》(1994)和保罗·班特利(Paul Bentley)的《特德·休斯的诗:语言、假象与超越》(1998)。这些著作与前期的相比涉及更多理论视角,如神话学、生态批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为休斯的诗歌研究带来更多解读空间。此外,另有3本休斯研究论文集出版。

1998年休斯去世后,大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萨格的两部著作《狐狸的笑声:特德·休斯研究》(2006)和《自然与特德·休斯:恐惧与狂喜》(2009)以及爱德华·哈德利(Edward Hadley)的《特德·休斯的挽歌》(2010)。2011年出版的丹尼尔·韦斯伯特(Daniel Weissbort)的《特德·休斯与翻译》显现出在新领域里进一步扩展休斯研究的趋势。《剑桥文学指南——特德·休斯》(2011)的出版更是明确地树立了休斯作为当代经典诗人的地位。此外,由爱莲·费恩斯坦(Elaine Feinstein)和罗伯茨撰写的两部传记无疑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诗人和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了帮助。另有一系列的休斯作品集,如《儿童剧集》(2001)、《诗歌全集》(2003)、《译作选集》(2006)和《特德·休斯书信集》(2007)等,也为更大范围内研究休斯及其作品提供了必需的完整的文本素材。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著作把休斯和其同时代诗人进行平行研究,有关休斯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除英美两国评论界以外,法国或意大利也都出版过休斯研究的专著和传记。总体而言,目前国外对休斯的研究涵盖面广,且多在文本阅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具体问题。就专著而言,多为对其诗歌作品的整体性研究,部分著作侧重于某一主题或语言风格。

与此相比,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对休斯的研究相当欠缺。从1985年发表在《外国文学》杂志上的第一篇介绍性文章开始,直至2012年,以休斯为主题的论文有近60篇,包括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和若干篇硕士学位论文,其中约三分之二发表或完成于2006至2012年间,显示出近年来休斯研究在我国的良好发展势头。研究视角在近年来也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学分析、生态批评、叙事学分析、文化与文学影响研究等多种方法,其中生态批评研究和对中国哲学对休斯的影响研究是两个主要研究热点。事实上,休斯已然是当代英国诗歌研究中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并驾齐驱的热点人物之一,只是我们对当代英国诗歌的研究存在整体性的不足。著作方面,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已出版了两部休斯研究专著,分别是刘国清的《危机与拯救:泰德·休斯的文化诗学》(2007)以及李子丹的《泰德·休斯诗歌中的人类关怀》(2008)。前者关注休斯诗歌中的生态思想,后者展示了休斯自然诗歌中蕴涵的人性关爱主题。

本书力争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休斯的诗歌作品进行思想和艺术的全面分析,达到对其诗歌创作的整体把握,为加强我国的休斯研究